

人生讲义

日子慢下来以后

❁ 耿艳菊

“日子慢下来以后，

那香味已阵阵袭人了。

蒋勋先生在《食物中的生活美学》中写到过一道菜，周末的时候，他最喜欢做这道菜，整个过程让他感到很快乐。这道菜很清淡，并不复杂，然而单只看他写的过程，仅仅透过文字，那香味已阵阵袭人了。

且先看看这一道菜的做法吧。蒜、洋葱、月桂叶、番茄、胡椒、水。是这些简单素常的食材，它们奇妙地成了一道快乐的美味。将蒜切成很薄的蒜片，加上橄榄油爆得香香的，然后放进切碎的洋葱，把洋葱炒到金黄色，洋葱的香味加上蒜爆香的香味，这简直是嗅觉的盛宴。再把揉碎的月桂叶放进去，又有一种不同的香味飘出来，这时把切碎的番茄放进锅里，加水，加胡椒，炉火调小，开始熬，慢慢去炖煮。

“这一锅汤会释放出最美的颜色和气味来。”蒋勋先生说他的快乐在于认识很多不同的植物，每种的味道都不一样，混合在一起却共同构成一种气息。

这种气息就是蒋勋先生要说的食物中的美学，这是一种能让人感受到幸福的气息。当你放下那些烦人劳心的尘事，一心一意做一道菜的时候，你正在“从这些过程去享受你的生命、去爱你的生活”。

亲自下厨做一道菜，从中我还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美学，那就是慢。如今，慢下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快节奏的调子早已成为城市生活的普遍旋律。

去看看早晚的街上吧，到处是匆忙的人群、车辆，大家都在被时间赶着，为生活奔波。常常是早餐都来不及吃，匆匆在路边买些食物果腹。

匆匆忙忙的节奏只会让我们心累身累，很难感受到生活的甜美和幸福。热爱一种事物，是发自内心的欢喜，这样快节奏的忙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在后面催着赶着，任谁会有好心情去热爱那些与忙碌有关的生活呢？

适时地给自己一些空闲，让脚步慢下来，让日子也跟着脚步慢下来。“恢复你的生活美学，从吃开始。”周末的时候，认真真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餐饭，大家坐下来，慢慢吃，把之前的着急忙慌抛开去，细细品味饭菜的味道。

当你以悠闲缓慢的心情细细品尝着自己精心烹煮的饭菜时，正如蒋勋先生所言，会在唇齿之间留下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，这些记忆绝对不会粗糙，不会是吃过却没有感受，或粗鲁的“吃饱”感觉。

我不擅长厨艺，但每到休息日，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厨房里面度过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依然会以极大的热情为一家人亲手准备三餐饭菜，从不厌倦。这也算是美好生活的调剂吧，做事为人需要踏踏实实，生活也需要认真生活，好好对待。

清晨很早起床，去菜市场买新鲜的食材，系上围裙，走进厨房，一天从钱支书手里领了扶贫任务，去看看我们包保的贫困户。”说着将红皮本递给了郁洋，是四本《扶贫手册》。郁洋打开车门，钱支书坐进副驾位上，朱主任和袁委员坐后面。郁洋担心这里山路崎岖难行，问钱支书：“路好走吧？”钱支书说：“好走，只有郭金保家不通车，我们下来走几步。”车子开动以后，朱主任幽幽地说：“我们是地方史志办是小单位，没有公车，都主任开的私家车。”袁委员感叹道：“我们镇里的情况也差不多。”

钱支书引路，车子行驶到一片菜园时停了车。下来步行一段路，看到三间平房，堂屋门敞开着，里面坐着一个老头，正在看电视。钱支书介绍说：“这人叫张根财，老伴去世了，儿子在外面打工，他一个人过活。”朱主任会意地点点头。一行人进屋，袁委员说：“张根财，这是区里的领导来看望你，给你扶贫来了！”老头似乎有点茫然，吃惊地看着他们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初秋时节，驱车奔赴驰神往的林州市，去观赏举世闻名的红旗渠。红旗渠这条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、中国第一渠的人造天河，似一条蓝色的飘带，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之上、险峻峡谷之中蜿蜒盘绕，看上去蔚为壮观。驻足红旗渠畔，遥想当年千军万马战太行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为改变干旱缺水的生存状态，重新安排河山，几十万林州儿女凭着自己的双手和坚强的意志，创造了人间奇迹。

伫立在红旗渠畔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凉风吹过，阳光在青山绿水间闪耀，目之所及，心情难以平静下来，震撼之余，仿佛窥见了红旗渠的灵魂，触摸到了红旗渠的脊梁。

杨贵是红旗渠的奠基人，被誉为红旗渠总设计师、红旗渠之父。

1954年5月杨贵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，那年他26岁。林县是个革命老区，林县人民在政治上翻身，生活上饱受着干旱缺水的煎熬，几十万民众的生存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边缘。“举全县之力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非得把林县贫穷落后的面貌给它改变了不可！”他在县委会上，拍板定盘，掷地有声。

担当和使命，是一个年轻干部应有的风范，是家国情怀的铮铮誓言。

劈开太行，引漳入林，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想，更是林县人民世代期盼的夙愿。为民谋利益的感召力，通过各级大喇叭的传播，那个冬天，全县的角落落沸沸腾了。1960年的正月初七，寒风凛冽，十万民工带上钢铁铁锤、铁锹镢铲、毛驴板车，浑身迸发着万丈豪情，出征太行。杨贵书记肩扛铁镐走在队伍前面，历史的镜头留下那张珍贵的照片，至今仍然震撼人心。质疑、劝诫、警告，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，资金、口粮等困难纷至沓来。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他顽强的意志，县委一班人的奉献精神，人民群众的勇敢和智慧，给了他无穷的胆量，让他笃定和坚守。

他与民工露宿工地，他与民工同嚼咽粗糙的窝头，他在山洞里与技术人员切磋商讨，他与县委领导调整思路，他曾因饥饿昏倒在工地上……

十年，整整十个四季轮回。在新中国最艰难的岁月里，他带领林县人民在崇山峻岭之间，一杆一锤凿通一条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中国水长城。当红旗渠清澈的渠水纵横太行山，绵延三千里，流入林县的村村户户，青山为之动容，大地喜极而泣，所有的人都哭了。

杨贵，这个朴实而伟大的名字，被林县人民用钎锤雕刻在红旗渠的渠岸上，已与那从太古走来的太行山水浑然一体，化为永恒。

修建红旗渠，当年在林县人看来，就是生活的全部，男女老少，不论年龄，出力出智，哪怕献出宝贵生命，也毫不足惜。

张运仁，林县小店乡南山村人，红旗渠总干渠开工，第一批上了建设工地，任南山村施工排排长，并担任三个村庄的技术员。在工地上，不管是抡锤打钎、下崩除险，还是生炉捻钻、抡斧修车，样样活儿都出

灯下漫笔

永远的红旗渠

❁ 叶剑秀

色。那年5月13日傍晚收工放炮时，细心的张运仁发现还有一炮未爆炸，这时很多民工已经走出掩体洞，他连忙奔走高喊：“还有一炮没响，赶快隐蔽好。”不料一声炮响，在场民工得救了，他却被飞石击住头部，牺牲时年仅38岁。

张运仁牺牲后的第二年，妻子赵翠英把十三岁的儿子张买江送往工地，临行前对儿子说，“孩子，你爹没把渠修到底，你就去替他完成吧，不把渠修成你不准回来，不把水引回来就别进家”。

十三岁的张买江背上父亲生前用过的行装，那是母亲拆洗后交给他的。大年初五的早上，张买江冒着寒风走向了太行山。

张买江前仆后继，奔赴红旗渠工地后，人小志坚，踏实肯干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背钎捻钻，奔波于各工地之间，娘做的新鞋，不到一个月就磨破了，脚底板上磨出血泡，仍坚持勤劳苦干，人称红旗渠工地上的“小老虎”。张买江在工地上干一就是五年，他牢牢记着母亲的话，从未请过半天假，也没回过一次家。

1966年三条干渠竣工总结大会上，张买江被评为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。

红旗渠通水那天，张买江拿着奖状，肩挑一担水，回家见到阔别五年、日夜想念的母亲。

母亲提着一小罐水，默默去了父亲的墓地，把水浇在坟上：“运仁啊，你家大孩儿把水引过来了，你也可以放心了。”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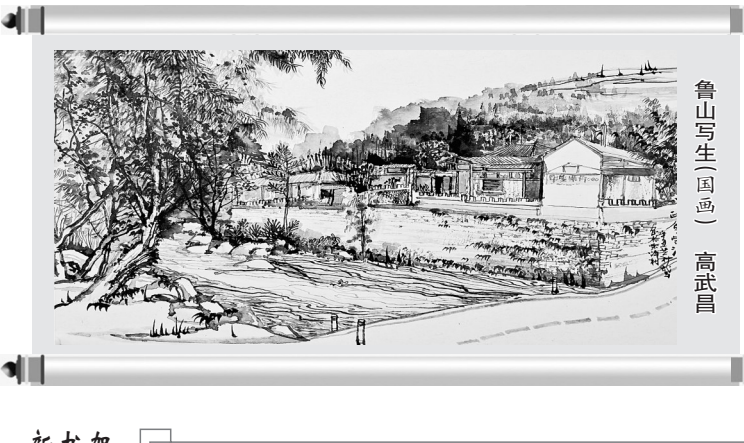
特等劳模任羊成个头不高，身材瘦小，他却是红旗渠建设工地上响当当的“除险英雄”。他的修渠故事和英雄壮举，书写着一段传奇。

1960年6月12日，红旗渠谷堆寺工地发生重大伤亡事故，正在火热进行中的红旗渠建设工程遭遇挫折。33岁的共产党员任羊成主动请缨担任除险队长。这个从小在苦水里泡大、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带领队员腰系大绳，荡身在悬崖峭壁之间、万丈深渊之上，双手持挠钩除险。任羊成说：“那山很高，往下看，头晕目眩。人就在一条绳上系着，悬空作业，你是真党员假党员，一试便知。为了安全施工，就不能怕死。”

除险队说白了就是敢死队。有一次除险时，滚落的石块儿正好砸在任羊成嘴上，任羊成拿出钳子把牙齿根拔出后，仍坚持除险不停。

任羊成入党宣誓的时候，就怕怕死不当共产党员，既然是党交给的任务就要去完成。

知味



新书架

《一切境》:敞开生命与他人共享

❁ 刘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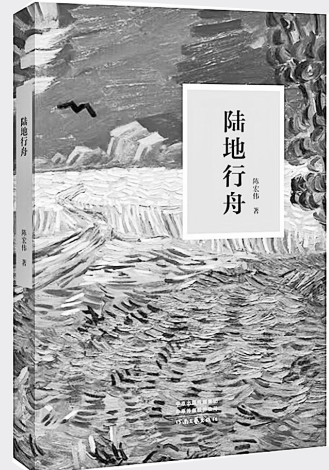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五年打磨，庆山（安妮宝贝）的最新散文集《一切境》近日出版。该作留下了庆山最近几年生命活动的痕迹与标记，饱含着她数年来日常生活、旅行、阅读和思考。

在这本书中，庆山隐秘而深刻的记忆和情感袒露无余，思考的成分也在日益增加。她作了灵光一现的直觉式表达，文字诚恳、单纯而率性，仿佛与知己之人谈话，也是在跟自己对话。而这些日常观察与心得，传递她的记忆、情绪、感情与观念，并且进行了更强大的萃取。庆山始终

提醒自己与大地根系的连接。

从2000年出版第一部作品《告别薇安》开始，安妮宝贝的文字抵达过上千万读者，开启了一种青春审美的流行。2014年，安妮宝贝更名为“庆山”，从上世纪末至今，她每次出版新作，仍会引起读者的关注。2016年，安妮宝贝与影视合力，经由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斩获金马奖等多项大奖。此次庆山在微博上发布新书预售信息的当天，大量读者涌入留言互动，创造了近300万浏览量。

张床，一只破木箱。外面搁猪槽的地方，被他改成露天锅台，算是厨房。朱主任踩着脚说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有这样困难的人家。”钱支书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他家其实并不穷，闹家窝子闹的。”话音刚落，孙连发腾地站了起来，反驳道：“不是闹家窝子，弟兄俩又没有打架！”钱支书懒得理论般地连连点头说：“好好，你让别人说是不是闹家窝子，他们弟兄俩根本没打架。”钱支书后撒几步，示意大家到外面说话。他们从猪圈门口退出来，钱支书说：“老孙头有两个儿子，当时说好他和老伴百年归世的身后事，两个儿子一人负责一个。”袁委员补充道：“这在农村是常事，一般都这样。”钱支书接着说：“老两口子一直跟着小儿子住，前年他老伴去世，后事是小儿子料理的。按道理讲老孙头的养老送终，归大家子负责。”朱主任疑惑道：“老大反悔了吗？”钱支书说：“老大也没说不养。”钱支书说着手在兜里摸索，像是摸烟，却摸



出一只打火机。郁洋连忙掏出烟，递给他和袁委员一支。钱支书点燃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说：“老二全家搬到镇上去，在镇上开了间铝合加工店。为了迫使老孙头搬到老大家去住，他将自己的房子扒掉了。”说着，钱支书用手一指猪圈旁的一堆瓦砾。“就是

那儿，其实老二扒掉房子也没用，就是为了赌气，觉得老大家说话不算话，想着房子扒掉以后，可以将老孙头逼到老大家里去。”

朱主任听了眉头紧皱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老孙头就去跟老大住嘛！”钱支书笑道：“老大是个窝囊废，在家里百事做不了主。大媳妇泼得很，跟他大儿子干了一仗，把他们家人老三代骂了个狗血淋头。”袁委员问：“这是何道理？”钱支书说：“她说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赡养老人，二儿子搬镇上以后，反正房子空着，就应该让老孙头继续住着，吃穿住用、日常开销全由她家负责。但二儿子不应该扒自己家的房子，损人不利己，对自己父亲做得太绝。因此他 also 不同意老孙头去她家住，她认为逼得老孙头住猪圈，是二儿子造成的！”朱主任摇了摇头，咬牙道：“这两个儿都不是好东西。”说着，他疾走几步，到猪圈门前哈着腰冲老孙头说：“现在政府有农村危房改造政策，把你房子重新翻盖一下，政府可以补贴三万块钱。”说着转身问袁委员，“必须先盖房后补贴，对吧？”袁委员点头说：“是的。”老孙头还没说话，钱

支书说：“早跟他说了，他不同意盖。”果然，老孙头气呼呼地说：“我没钱，就算有钱也不盖！”朱主任吃惊地问：“为啥？”老孙头摇着头说：“政府那三万块钱我不要！”朱主任抬头看了看钱支书，挠挠后脑勺，万分不解。钱支书笑道：“走吧，他怕盖了房子以后，等他将来百年归世，两个儿子为争房子打架。”朱主任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，又无奈地摇摇头。一行人准备转身离开，老孙头在身后仍然追着反驳钱支书说：“他们弟兄俩不是闹家窝子！”

郁洋将两个贫困户的基本情况，分别填写进《扶贫手册》，下方的扶贫措施、扶贫结果栏先空着。他们核查的第三户户主是个中年汉子，叫李道顺，就是刘会计说儿子去武汉做手术的人。李道顺家三间砖瓦房，狗头门楼贴着白瓷砖，门口修着石头台阶，看样儿家境还算过得去。和事先得知情况一样，他承认为孩子治病花了20多万，家里一贫如洗，但死活不说得的啥病。《扶贫手册》里有一项致贫原因，一般是因学致贫、因残致贫或者因病致贫，如果是因病致贫，必须写明是什么

病症。郁洋拿出《扶贫手册》给朱主任看了一眼，示意他必须要填得了什么病。朱主任忽然来了一股牛劲，对李道顺说：“我们代表组织、代表政府来搞扶贫，这项工作必须做得准确、扎实，经得起上级检查，你必须说清楚孩子得的什么病，我们才能对你进行救助。”李道顺人长得精瘦，皮肤黝黑，留着短胡茬，他瞅了瞅朱主任，说：“孩子的病已经治好了，就没有必要再说了，只是欠了十多万的外账。”朱主任用手截着《扶贫手册》说：“看看，你必须得说，这是《扶贫手册》必须的内容。不管你有多大困难，我们最终可以进行财政兜底扶贫，有啥不能说的？”李道顺目光一闪，狡黠地问：“财政兜底啥意思？”朱主任说：“财政兜底就是如果没有能切实见到成效的扶贫办法，由财政给你每年解决生活困难补助金2800元。”郁洋心里暗暗着急，不知朱主任从哪儿听说的政策，抛出2800元补助金这一说。但朱主任说得自信满满，郁洋也不方便打破。